『嘐』有音無字」，實只四十八字母）

《戚參軍八音字義便覽》爲了記憶方便，把十五音和三十三字母各作成詩詞，「十五音」五絕詩有二十字，其實最後五字不用，只用十五字；「三十六字母」詞雖有三十六字，其實只用三十三字。

《彙音妙悟》放棄利用詩詞幫助記憶音序的方式。泉州音既只十五音，便只取其有用的十五字，而變化《戚參軍八音》的聲目用字；五十字母雖部份採用了《戚參軍八音》的韻目，但不爲了湊成一首詞，採用不必要的贅字。這一點雖然表現了《彙音妙悟》編排方式的乾脆，但也可以窺見《彙音妙悟》承襲《戚參軍八音》的傳統不得已的適應。因爲泉州音系與福州音系不同，既要沿用福州韻書的用字，當然不可能用同樣的字湊成一首能夠表現泉州音系的詞了。

2.《彙音妙悟》的音系

有關《彙音妙悟》的音讀，拙著《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》（1996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）有詳細考證，本文只討論其音韻系統，至於其音讀與所用音標根據該書，敬請參照。

2.1 泉州方言的韻書

《彙音妙悟》之爲泉州地方韻書，在黃謙的〈自序幷例言〉

中已明白指出。黃謙說：

「悉用泉音，不能達之外郡。」

「是編欲便末學，故悉用泉音。」

這一本泉州韻書，既如前述，不是爲作詩押韻之用，專爲農工商賈「因音尋字」之用，所以編排方式務求條理分明，「一覽瞭然，雖粗識字義者亦爲有用」。

那麼它所表現的音系結構，當然應該是它在編排上所顯示的結構了。簡單的說，就是：

八音：8個聲調。平上去入各分陰陽。

十五音：15個聲母。

四十八字母：50個韻母，即所謂「五十字母」。扣除「管」（漳腔），「嘐」（有音無字），實際只有48韻。

但如仔細研究，在音系方面仍有可探討之處（以下爲便於了解，於例字後，標上本文所擬之音，爲免煩瑣，不一一附上星號）。

2.2 〈管〉韻與〈嘐〉韻問題

2.2.1 〈管〉字母，在＜字母、目錄＞篇中，黃氏明言是「漳」腔。又〈管〉字出現在三一〈川〉求陰上（kuan^{2}），又現在泉州音白讀kng^{2}，當收入四三〈毛〉求陰上而未收。考漳州音，讀爲kuiN^{2}，則〈管〉韻自當排除於泉州音系之外無疑。

2.2.2 至於「嘐」字，已出現於十二「郊」喜陰平 hau^{1}，注曰：「誇語也。」當是hau^{1}siau^{5}（誇詞、謊言）的hau^{1}，說文：「

誇語也。」集韻：「大也」，廣韻：許交切。既是文讀，又用於口語。

但是「嘐」又別立爲一韻，一般學者推論，當讀爲-auN韻。字母法式」節中，黃謙說明是「有音無字」，但沒說明是什麼腔，像「管」韻說是漳腔一般。令人懷疑是不是黃謙遺漏了一韻，或泉州有此韻，只是全韻無漢字而已。

在漳腔中，-au 韻是很多的，如：

腦lauN^{2} ，鬧lauN^{7} ，爻gauN^{5} ，貌bauN^{7} ，藕gauN^{7}

但在泉腔中，都不讀鼻音。《彙音妙悟》中上述字讀成：

腦（刀韻注：頭一。）

鬧lau^{7}（郊韻注：一熱，不靜也。）

現代台語「鬧熱」亦讀lau^{2} iat，但「吵鬧」說tsha^{2} lauN^{7}，《台日典》收有tsha^{2} lauN^{7} tsha^{2} la^{7}，tsha^{2} lau^{7} 三種音，不注明漳泉廈，想後二音當屬泉音。《彙音妙悟》十六「嘉」柳陽去收有「愣」la ，注：「心亂也」。康熙字典不收此字。可能是「鬧」的俗字。

爻gau^{5}（郊）

貌bau^{7}（郊）

藕gau

「藕」字不見郊韻，漏收。筆者調查永春方言，「蓮藕」文讀lian^{5} gau ，白話luiN^{7} gau^{7}。「藕」，晉江當是gau^{7}。

從音韻結構看，《彙音妙悟》有-iau （朝）有-iauN（貓），但有-au（郊）無 -auN，顯得很不對稱。黃謙可能感到這個不對稱，所以設立了一個「嘐」-auN，和「管」-uiN構成五十大數

，稱「五十字母」，實際泉州腔只有四十八字母。而「嘐」雖不註明「漳腔」，應該也是漳腔。

2.2.3 黃謙所謂「有音無字」有二義：

所謂「有音無字」

一、有音而無漢字。如「自序幷例言」說：「有音有字者固不憚搜羅，即有音無字者亦以土音俗解增入，爲末學計也。」此處所謂「字」指的就是「漢字」，在黃謙心中不論是漢字白話音或土字，借字他都不承認是「字」，只有中原「漢字」的讀書音才算是「字」。

二、有漳州音的讀法，泉州無此韻。如「管」字韻，設有專欄，但全韻無字，只在欄上注明是「漳腔，有音無字」，則此音不是泉州的土音，泉州無此韻。

這個「嘐」韻，黃謙不設空欄，只有目錄，很明顯的，他所謂「有音無字」，指的是「漳腔」的意思，而不是泉州有音而無漢字，否則他不但會設一欄，並且也會「以土音俗解」填入。

2.2.4 關於「貓」韻由這個不對稱例，令人懷疑-iau和iauN這一對，可能也有問題。《彙音妙悟》的「貓」-iauN 韻，只收三字：

貓liauN^{1}，鳥了liauN^{2}

然而「鳥、了」二字又見於二「朝」柳陰上liau^{2}，（「貓」韻中出現在陰入，可能是陰上之誤），「貓」字又出現在「朝」陽平 biau^{5}（文讀）和十六「嘉」陽平 ba^{5}（白讀）。俗語「家

內無貓，老鼠蹺跤」，字正讀作ba 。

現在泉州音中貓也有說liauN^{1}（見董同龢《四個閩南語》）的，我懷疑這個詞素可能是由漳州移借去的。《彙音妙悟》既爲這個詞素特設了一個「字母」，證明二百年前泉州已吸收了liauN 的說法，但在更早的泉州音，可能沒有這個詞素吧？

在漳州音中，「貓」也有 ba^{5}，liauN^{1}兩讀。liauN^{1}的本字可能不是「貓」，l-的聲母附應於中古泥來母。但如果「鳥」（中古端母，當讀 tiau^{2}）文讀可以讀爲liauN^{1}，那麼liauN^{1}的本字可能是「貂」，否則就可能是非漢語的移借詞。

如果光一個「貓」liauN 可以設一個韻，台灣有許多auN 韻字，餘聲入聲都有，林連通《泉州市方言志》(1993)收入「耆」等七個auN 韻入聲無適當漢字的詞素，但餘聲無字，林連通《永春方言志》(1989)則收入「貓」、「毛」、「冒」等三個官話音的字，和三個無漢字的詞素，但入聲無字。由此看來，泉州話確有「嘐」auN 韻，果然如此，則泉州音中便值得設「嘐」-auN韻。黃謙是否漏略了這類泉州話自己派生的詞素不得而知，但如欲擺脫《彙音妙悟》的架構，古泉州音是否有-auN韻，仍是值得追究的問題。

2.3 陰陽去混淆問題

台灣泉州腔大部份只有七聲調，陽上去本變調都混淆，只有鹿港、福興一帶及臺西、麥寮一帶仍保存泉州的八聲。其陽上、去分明但陰陽去本調相同，陰平、陽上本調相同，就本調言只有六聲，但陰陽去變調不同，陰平、陽上變調不同，故八音仍可分別。

晉江音，（其家是泉州市音）依董同龢《四個閩南方言》，陰陽去本調相同，本調只有七聲，但陰陽去變調不同，所以八音仍可分。

但並非整個泉州音都如此，如永春音陰陽去本變調都不同，陽上歸陽去，和漳州、廈門、台灣的情形一樣。

《彙音妙悟》的聲調，陽上自成一類，和去聲不相混淆，倒是陰陽去極爲混淆。可見其聲調屬晉江型。

《彙音妙悟》的陰陽去完全混淆了，陰去欄內有陽去字，陽去欄內有陰去字。這是什麼道理呢？我們可以設想一些答案來解釋：

一、當時泉州聲調本來如此。

這是不可能的設想。因爲現代泉州音不管那一個方言，只有極少數混淆，如「院長」說iN^{3} tiuN^{2}，「院」本應讀陽去，卻歸入陰去。但絕大多數的陰陽去仍可區分。決沒有像《彙音妙悟》那樣陰陽去混淆的情形。陰陽去的分別對應於中古音清、濁去聲的區別。我們不能設想中古清濁有分，其相對應的現代泉州音陰陽去全部有分，只有二百年前的泉州音不分。

二、當時泉州音陰陽去不分，黃謙爲了湊成「八音」勉强分爲八音。其實只有七聲。

另一本泉州音韻圖《拍掌知音》在陰上聲欄內都無字，所有去聲都歸陽去，今人有這種懷疑，但這是不可能的設想。現代泉州音不論陰陽去本調分不分，其變調都可分，不會二百年前反而

不分。

三、當時泉州音陰陽去變調雖可分，但本調已混淆，黃謙只根據本調，分爲七聲，爲了湊成八音，所以隨意分爲二組，填入陰去或陽去欄內。

這是唯一可能的設想。依筆者的經驗，鹿港一般人也分不清陰陽去，因爲他們並不考慮變調的因素。豐原及台中市青年一輩陰陽入本調混淆，但變調可分，豐原、台中人同樣也分不清陰陽入。由這個事實看來，我們可以斷言，並非二百年前泉州音不分陰陽去，只是黃謙不能把陰陽去本變調結合起來考慮，所以分不清陰陽。爲了湊成「八音」，勉强把他混淆了的「去聲」，不分陰陽地分填到陰去或陽去欄內而已。本文 3.4.2引用《拍掌知音》凡例云：「上去聲俱是下去聲滑口之音……間有採字填下（上去欄內）者，是欲湊全八音，裨初學人便於按字調聲耳。」便是明白的解說。

2.4 陽平混入陰平問題

閩南語中古半濁聲母多半在陽聲調，只有上聲才歸陰聲調，至於少數古次濁聲母 b,ℓ,g在陰聲調的多是白話音（以下括號內的字爲義借字，調序採傳統陰平上去入1234，陽平上去入5678的順序）。如：

1.摸	bong^{1}	漳/boo^{1}(縮)	lun^{1}	(癢)	giauN^{1}		
貓	liauN^{1}	(飲)	lim^{1}	妍	gian^{1}		
2.吻	bun^{2}	忍	lun^{2}	(挑)	giauN^{2}	漳/giau^{2}	泉
3.(遁)	bun^{3}	潤	lun^{3}	(癮)	gian^{3}		
4.勿	but^{4}	(脫)	lut^{4}	莢	geN^{4}	漳/gue^{4}	廈/kue^{4}
					kere^{4}	泉	

但在《彙音妙悟》的陰平欄中，卻有許許多多的古次濁聲母字，而這些字依我們所知，在現代漳泉廈方言中都是讀陽平調的。如：

蚊 bun^{5}	饒 ziau^{5}	蠅 ziong^{5}	寧濘 ling^{5}
盲 bing^{5}	煤 bue^{5} (buiN^{5})	娘 liong^{5}	鐃 lau^{5}
俳 pai^{5}	鞋 hai^{5}	于歟 u^{5}	諏 zu^{5}
枷 ka^{5}	茶 tsha^{5} (ta^{5})	痲 ba^{5}	鰕 ha^{5}
摩 boN^{5}	俄 goN^{5}	耶 ia^{5}	痕 hun^{5}
留 liu^{5}	鞣 ziu^{5}	甜 tiam^{5}	離 li^{5}

以上是出現在《彙音妙悟》的陰平欄內而甘爲霖「廈門音新字典」歸入陽平，漳州、台灣亦皆讀陽平，而且依筆者資料，鹿港亦皆讀陽平的字。可是《彙音妙悟》卻歸入陽平。這是什麼道理呢？

我們無法設想這些字二百年前的泉州音會讀陰平。因爲：

一、由切韻與泉州音的對應關係以及現代閩南語方言的對應關係看，這些字都屬陽平。大部份現代泉州音讀陽平的字，《彙音妙悟》都歸入陽平，不可能只有這些個字讀陰平。

二、左角打△的字，《彙音妙悟》書中同時又出現在陽平，成爲兩讀。但在其他方言中，沒有陰陽平兩讀的事。

這樣看來，唯一的解釋，就是黃謙本人缺少音韻學的知識，他可能不顧語言的事實，而執著於格式。正如他分不清陰陽去，把二調字混在一起，又强切割爲二，分填入陰陽去二欄內以湊成

「八音」一樣，他看濁聲母在陰平欄內空格，或字數較少，便把陽平字分一部份到陰平去。於是混亂了泉州音系。

另外，這些字全是文讀音。廣韻只分四聲不分陰陽，陰陽需靠切語上字決定。也許黃謙的聲韻學並不怎樣，不知道這個道理，所以從廣韻中翻到這樣的切語，如：

蚊：無分切　　饒：如招切　　寧：奴丁切

盲：武庚切　　煤：莫杯切　　鰕：胡加切

因爲切語下字是陰平聲，他就認爲當讀陰平才對。

無論如何，《彙音妙悟》在陰陽平、陰陽去的「記音」，頗有值得懷疑之處。

2.5 鼻化韻入聲問題

閩南語的鼻化韻源於中古漢語帶鼻音韻尾的字。理論上這些字既是鼻音韻，便只能是平上去聲，不可能有入聲。不過閩南語有些自己發展的詞素，不但有鼻音，甚且是入聲，這些詞素便超出了漢語音韻的類型了。如：

hiuN^{8} ：哮喘。

giauN^{8}：蠕動。

hiaN^{4} ：挈領，如：hiaN 衫

khauN^{8}：咬碎聲。

gauN^{4} ：成對。如：雙頭無—gauN^{4}。

（以上 4 表陰入，8 表陽入）

可是這些多半是無漢字的詞素。

而《彙音妙悟》的許多鼻化韻中，卻收了許多入聲字，而這些入聲字在同音非鼻化韻中卻又重出。如：

鉢：pua^{4} （花）　puaN^{4} （歡）

割：kua^{4} （花）　kuaN^{4} （歡）

渴：khua^{4}（花）　khuaN^{4}（歡）

壁：pia^{4} （嗟）　piaN^{4} （京）

摘：tia^{4} （嗟）　tiaN^{4} （京）

削：sia^{4} （嗟）　siaN^{4} （京）

鱉：pi^{4} （基）　piN^{4} （青）

鐵：thi^{4} （基）　thiN^{4} （青）

接：tsi^{4} （基）　tsiN^{4} （青）

百：pa^{4} （嘉）　paN^{4} （貳）

打：pha^{4} （嘉）　phaN^{4} （貳）

揷：tsha^{4}（嘉）　tshaN^{4}（貳）

重出的鼻化韻共四韻。字數非常之多。這些鼻化韻入聲的讀法，目前無法在所知的泉州方言中找到例證，我們既無法證明黃謙記音的正確，也無法證明其錯誤，但既然在兩韻中重出，即使有鼻化入聲的讀法，也可能只是泉州的一種特殊異讀而已。

我們傾向於認爲泉州沒有上述的鼻化韻入聲字。

2.6 奇韻奇字問題

以目前所知的閩南語而言，無論是潮州、漳州、泉州，-m韻尾和-iong韻（香）是不配唇音p, ph-, b- 三個唇音聲母的。然而《彙音妙悟》在這些韻中卻收了許多奇字。

《彙音妙悟》收-m尾的有四韻，即「三」、「兼」、「箴」

、「金」。這四韻除「箴」外的三韻和香韻中都收有許多唇音字。這些字都很怪異，不便排字，讀者請參見原書便知。

茲將所配的音節列舉如下：

三：pam，pham，bam

兼：piam，phiam，biam

金：piirm，phiirm，biirm

香：piong，phiong，biong

這些音節所收的字不但冷僻，而且怪異，並且也不甚合乎一般漢字的造字原則，看起來眞像是西廈文字一般。大部份字注明是「人名」。

黃謙既收了這些字，有音有字又有義，可見得決非他自己私創，一定在當時泉州民間確實流傳著這些怪字。

奇怪的是，這些音和字沒有一個流傳到今天。使人不禁懷疑當時泉州是不是還保存著一個文化很高的百越遺裔呢？這些音和字是不是他們的語言和文字呢？這眞是一個非常有趣而值得研究的問題。

2.7 正音與「商」韻有無的問題

2.7.1 閩南語除了文讀音、白話音之外，另外有一層所謂「正音」（官話），以筆者所知的台灣閩南語爲例：

東西：tong^{1} si^{1}

且慢：tshe^{2} man^{7}　（戲曲中常用）

那麼：na^{2} mo^{4}　（戲曲中常用）

這個：tse^{1} ko^{4}　（戲曲中常用）

醃腸：ian^{1} tshiang^{1}（香腸）

上尺工：siang^{7} tshe^{7} kong^{1}（音樂用語）

十三腔：su^{8} sam^{1} khiang^{1}　（音樂用語）

單操：tan^{1} tshau^{1}　（猜拳用語）

二喜：e^{3} si^{5}　（猜拳用語）

大部份已融入白話中而不知其來源。但字數很少。

《彙音妙悟》收了許多「正音」，大部份在字旁注「正」字，有些不注明，有些雖注明但並非正音，我們參校各本也可以斷定是否「正音」。茲將可以確信是「正音」，並注有「正」字的字列舉如下：

朝：孝 hiau^{3}

飛：彼髀 pui^{1}，[illegible] zui^{2}，芮 zui^{3}，歲 sui^{3}

商：講 kiang^{2}，先 siang^{1}，賞siang^{2}，勇iang^{2}，用iang^{7}
清 tshiang^{1}，唱 tshiang^{3}，香 hiang^{1}

開：買 bai^{6}

嘉：柞 tsa^{4}

賓：巾 kin^{1}，欣 hin^{1}，銀 gin^{1}

嗟：家 kia^{1}

西：仄 tse^{4}（此音合乎白話音原則，未必是正音）

三：擦 tshap^{4}

基：力 li^{4}，必 pi^{4}，弼 pi^{4}，吉 ki^{4}，及 ki^{8}，戛 ki^{4}，
乞 khi^{4}，質 tsi^{4}，匹 phi，體 thi，替 thi^{3}，剔 thi^{4}
弟 thi^{6}，地 thi^{7}，狄 thi^{8}，一 i^{4}，逸 i，迷 bi，
密 bi，倪 gi，詣 gi，逆 gi^{8}，叱 tshi^{4}。

此外，像：梯 thi^{1}，　肹 hi^{4}，咱 tsa^{1}，雖不標明「正」字，應該也是「正音」。

「正音」出現的韻類共十個，「商」和「基」韻出現最多。比較其發音，除了「擦」tshap 比較奇怪外，都和官話十分接近，但這些字除了「唱」和「香」之外，都不存在於現代泉州音，在當時也未必吸收到庶民的語言中。可能黃謙只是斟酌收些「正音書院」中傳授的一些「正音」而已。這類正音大多應該排除在泉州音系之外。

然而「正音」問題和「商」韻的有無問題卻有密切關聯，所以不能不討論。

2.7.2 「商」韻在晚期泉州韻書「八音定訣」中被刪除了。王育德教授主張有「商」韻，說：

「iang相對於中古音開口陽藥韻，在漳州方言讀iang iak，在泉州方言讀iong iok，這個韻母在泉州方言雖非優勢，但並不是全然沒有。『八音定訣全集』加以刪除並不妥當。」①

周長楫主張刪除「商」韻說：

「《彙音》記錄泉州音有五十韻，但其中的商韻，作者注明是正音，其實就是當時的漳州音；管韻，作者注明是漳腔，也就是漳州音，“𠊎”韻作者雖無加注說明，但從所收的字看，似是同安土音。這三個韻不屬泉州音的系統，如不刪除，勢必影響泉州音系的準確性。」②

樋口靖教授說：

「……有可能混入漳州音。或許也可以看做是反映著泉州音

將商韻合流於香韻的過渡狀態。在現代泉州方言中iang已消失。」③

姚榮松教授說：

「商韻較特別，收……等23字，其中大半與香韻重出，現代泉音唸iong，北方官話音系則爲iang，現代泉音已無iang……。」④

語焉不詳，似乎主張刪除。在其擬音中（-iang ）加了括弧，暗示刪除的主張。

筆者認爲「商」韻爲泉州音所有，不宜刪除。理由是：

一、商韻在彙音妙悟〈目錄〉中的「字母法式」的韻目下注明：「商：信香切。」福州集新堂本內文韻目作「商」，光緒乙巳薰園藏版韻目作「先」，俱不注明「正音」。本韻所收字多半字旁注「正」字，但非全部，表示其中包含著一些非正音的-iang韻字。

二、我們看一個方言的音系，不能有一個成見，認爲它是純粹的，因此看到收字較少的韻，就否認它的存在而主張刪除，事實上沒有純粹的方言，泉州方言的-iang 韻字即使借自官話或漳腔，只要它存在於泉州口語之中便應加以收容。林連通《泉州市方言志》(1993)的iang韻中正收了涼、亮、槍、唱、腸、鄉、蹌等18個字。

。筆者自 1972-1979年間長期跟來自福建的泉州人相處，發現泉州音系中有豐富的-iang ，茲將泉州常聞的-iang韻字列舉數例如下：

涼：liang^{5} ，泉州人亦說liang^{5} ，不說licng^{5} 。

掌：tsiang^{2} ，泉州人亦說「掌管」 tsiang2kuan^{2} ，「掌權」tsiang^{2} kuan^{5} 。

唱：tshiang^{3} 事先聲明曰「先唱」。

香：hiang^{1} 不帶刺激性的香味叫「芳」 phang ，帶薄荷刺激性的香味叫「香」hiang^{1} 。

響：hiang^{2} ，聲音「響喨」說 hiang^{2} liang^{7} ，或單說 hiang^{2} 。

以上五字皆收入《彙音妙悟》中，足證「商」韻字確是泉州音所有。《彙音妙悟》所收的，可能還不全。現代泉州音中還有許多-iang韻字，如：

漳：tsiang^{1} ，泉州人「漳州」仍說tsiang^{1} tsiu ，不說tsiong^{1} tsiu^{1} 。

勷：khiang^{3} 。能幹曰khiang^{3} ，與漳州同。

蹌：tshiang^{2} 。單足跳曰tshiang^{2} 。漳州音曰tshiang^{7} kha^{1}kiaN^{5} （見Medhurst字典1837），泉州說 tshiang^{2} k 'le' （見 Deuglas 字典1873）。

沖：tshiang^{5} ，沖水，又音tsang^{5} 。

.....

實在不勝枚舉，這些字在《彙音》時代應該也是-iang 韻字，學者豈可以臆測之詞，主張刪除「商」韻呢？

《彙音妙悟》的音韻問題大抵如上所述。簡單的說，《彙音妙悟》的音系，聲調八個，聲母十五個，韻母四十八個。所謂四十八個字母是把入聲歸入平上去一起計算，如分開計算，共八十種韻母。如八聲分開計算共三八四個韻母。

但是因爲《彙音妙悟》是一本粗略的韻書。雖然黃謙自己說「有音無字者亦以土音俗字增入」，其實所謂「土音俗字」只是白話音或非漢字的俗字或義借字而已，至於其他無俗字，或無義可借的詞素仍有許多沒有「增入」。如果我們充份調查泉州話詞素，儘量補充的話，韻母數會增加幾個。

3.《彙音妙悟》的文白音系統

3.1 閩南語的多重語言層次

閩南語是個語言層次十分複雜的語言，我們把它分成文白兩層其實是很粗略的。據我們現在所知，閩南語至少有近代外來語、官話層、文讀層、白話層、百越遺音。其中官話層還可分現代官話、早期官話，文讀層、白話層又可細分爲若干層，無法在此深究。茲從《彙音妙悟》中略摘數例，以見泉州方言語音層次之一斑：

	白話層	文讀層	官話層
唱	tshiuN.^{3}	tshiong^{3}	tshiang^{3}
軟	lng^{2}	zuan^{2}←luan^{2}	
針	tsam^{1}	tsirm^{1}/tsirm	
澀	siap^{4}	sirp/siirp	